

宋
四
六
話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相定本

卷二

制詔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
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
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
於一矢生靈受賜遐邇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而北渡
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
毒廷臣乏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

等語與今所傳本異

周輝清波雜誌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
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
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
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
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
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
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
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費衮梁溪漫志

宗澤奏請鑾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章嘗褒諭曰舜巡
四岳有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
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
泊永懷撥亂之策不懼省方之勞俟敕寧之有期卽旋
復以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
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等
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
千萬乘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款
深可歎嘉

趙生之中興遺史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似云想望
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四六

談塵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制除信王河外兵馬副元帥
制曰頃敵國之內侵屬都城之失守逼宮闈而遠適歷
險阻以備嘗肆眇躬之繼承濟多難而恢復追襲之兵
繼遣勤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旣周悵初心之未遂忽
覽章疏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蓋旣言歸竚寬遐念
乃陳手足之助願効忠孝之誠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

就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六宮之還以慰

兩河諸鎮之望

馬嶺茹齋續自敘

建炎初聶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衆往以
誰還日遠長安望人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覲詞也

能改

齋漫錄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
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于謗
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消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四六話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

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
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
之險阻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

揮麈三錄

朱勝非右僕射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
緊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
者國之福然知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
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卽治朝誕
揚明命具官某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
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搖獨倚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宛謀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昔杲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啟沃從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間密勿巖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

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

宰輔編年錄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敍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

已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耶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攸人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卽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鞋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

中興
遺史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効曷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宛謀翊簾幃之政而人瘼

間言旋復還於明辟復比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
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

三朝北盟會編

呂頤浩左僕射制曰朕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
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
共政無踰著節之老臣揚於王庭授以魁柄具官某挺
剛明之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
申伯作翰實維崧嶽之神太公秉旌遂應渭濱之兆向
輯勤王之畧最先戡難之勲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
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

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遡趣
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旣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
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
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
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胥
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釐冢宰之成亮天地以
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巖瞻於戲陳平
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
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

前猷 宰輔編年錄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
爲柔福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
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
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
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
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衛
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

鶴林玉露

建炎旌褒死事之臣贈李遯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
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社稷之效忘
驅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敵師之八塞當孔
道之雄藩藐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屍
裹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操

中興遺史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
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誥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
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
時艱厄介冑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

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
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
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旣屈膝
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
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
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
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
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
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

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

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再贈太保告詞畧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成飲恨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諡議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

折彥質撰种師道行狀

紹興元年有旨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常因遣使以金帛團茶賜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

宋四六話卷二

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
信念其良勤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緙文之
織纓分異葬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
賴于咨謀有功見知尙期於來諗

三朝北盟會編

秦檜右僕射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
政事要在得人紀綱張而眾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
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攷大號用詔羣
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
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

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
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殍弼諧之天授
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
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育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
租之奠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
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
降任於是八必付終身之勲業朕固兼收於羣策汝其
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宰相予治

宰輔編年錄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畧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

王明清揮麈後錄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

紹興金坡遺事

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同列推重

宋史蔡崇禮本傳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悵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

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

周密齊東野語

婁公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
九秋風露之清裒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
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旣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
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
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
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敘四說以進懇請不已

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改集

紹興五年太常寺中檢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照

得故知鄧州權京西安撫使贈大中大夫劉汲係守臣
戰沒應得上項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諡施
行本寺今欲擬諡二月二十九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
之氣義弗圖存示本朝有仗節之臣死爲不朽敬徇易
名之請因宏厲俗之規具官劉汲與學決科誠心事上
值奸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環於靖康更化之初
分間於建炎再造之日屬茲穰守正扼敵衝衆避難以
苟全獨舍生而徇義髮歸若動尙想常山之威背裂大
呼不愧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節壹惠以表尊慮國

爲忠捐軀曰介冀英魂之如在歆卹寵之不忘可特賜

諡忠介

中興遺史

陳東歐陽澈旣贈官汪伯彥遂落職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此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何卹庶人之議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覲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黃汪爲黃汪

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尚不從以去
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
汪黃分其責者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大師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
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瞻時真宰爲世宗臣事有
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模力輔助
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
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所之朝具官某碩大
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

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
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
子卿持漢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
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予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
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
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旣結而情通則恩必賜
而欲得龍輶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驪馭惟迎肅
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
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

深眷於戲呂望尙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勲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

宰輔編
年錄

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草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尙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

周輝清
被別志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賡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

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
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謨立教
作則萬世殆於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發寶藏用傳
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邇舊章宜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
寵其著於令珂謹案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
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
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真
宗皇帝燁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

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
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
遺文鈿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遶土寶今告畢
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
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
訓勗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
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
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怡人彰善

煇惡訓迪在位綏靖四方號令指揮若揭日月盡自親
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
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
子有微猷其哲宗閣以微猷爲名則微猷之義尤著自
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
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
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
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
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

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愧郊錄

哲宗寶錄成趙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

風御史蕭振劾罷之

王維儉宋史記呂本中傳

秦檜當國鄭驤之親屬爲檜客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
猶以爲未足爲錄其不屈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
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恥遭時分變坐視傾危蓋平日
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驚懼宜無仗節死難
之人朕承多難每爲永歎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鄭
驤稟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迫強敵之
橫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
前叱羣兇之愈厲雖加卹典未慰忠魂載頒渙渥之恩

增賁宥密之職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謚曰威愍
中興
遺史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
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
也 四六談麈

王曰嚴臘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
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
前獨奮安劉之畧翌日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
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

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記

舊聞證誤

韓世忠罷樞密使制曰進則顯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勲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某忠懷亢烈風槩沈雄偉然一世之英凜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勲在王家爛若旂常之紀威行邊圉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幹鴻

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悃悞願卽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升帝傳之峻班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非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尙迪寬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實安危之並倚勿云失位不我告猷

宰輔編年錄

秦檜遺表略曰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
命之秋守策名委贄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執之符
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
不變於平居觀會自安於常度雖厯九死其無悔猶冀
一言而可興草微廟之尺書破僞齊之三策身屈營窟
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
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
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
而告后玉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

上遵成算復建中興云云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
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
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
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亂爲著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
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
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

宰輔編年錄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
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
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

守約方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范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

老學菴筆記

王卿月爲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困學紀聞

顯仁太后龍輅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旣戒浪平如度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

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
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
字上加忠壯二字

四朝聞見錄

周望除簽書樞密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
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夫非躬百世之全材何以
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望何以當此

中興
遺史

王德以功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

之境德甚慰悅

三朝北盟會編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
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
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
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四六談麈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
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子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
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
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平文之難也

老學庵筆記

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爲國宗英
相子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鎮以增眷眷惟常德之
邦邈在重湖之北載更齋錢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
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
帝皇子普安郡王爲本軍節度使敕也

四朝聞見錄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予曰伯
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兇播告之詞忽
聞於方召

四六談塵一

紹興辛巳金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詔以問太

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
其詞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涸水之勲關士倍於晉
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

程史

金亮竄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
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
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
身後讀者服其的切

鶴林玉露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爲守以求入爲禱
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允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

召之倬惡非已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霑在學生
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
人例竄名其間張震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遂罷相
景嚴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
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

齊東野語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
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旣容裴度
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
乞宮觀養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

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
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
已公論之胥慶帝賚子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
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
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
一眚掩大德旣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
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
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鶴林玉露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旋幾得賴牧而能用
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田學紀聞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
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姚寬殘語

陳康伯罷相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
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家司之老懇辭魁
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攷明命誕告
治朝具官某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
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閭歲

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
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
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皇
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勲
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
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僕陳詞而愈固式揚典
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
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併
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

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

宰輔編年錄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皆策免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

齊東野語

史浩右僕射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脊子賢佐久穆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官某高明而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籲俊之公

夙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傳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
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傳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入
參於機務以心膺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而知
無不爲一新萬化之原寢格九功之敘肆稽民譽其遂
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峻多戶申
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欲循堯道而
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子欲廣文聲而卒外禦
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而安四海守宋璟
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望

畢輔編年錄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

困學紀聞

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無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

屬可恨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
蓋文忠既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
云 四朝聞見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
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
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
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
主諡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
明而後慈蓋 一作 默定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辭學指南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

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齊東野語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宜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地平天成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濶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玉堂雜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

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擿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容齋四筆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丙制既闕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緒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子嘗

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
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世以幾希

玉堂雜記

史浩右丞相制曰朕儀圖俊傑勸相邦家受命溥將協
濟藝祖興王之業治民祇懼共恢光堯復古之勲念弄
印者累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旣朕志之素孚民
具爾瞻亦物情之衆允渙以大號揚於外朝具官某道
廣而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蚤自許於功名寬裕
之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階符帝賚之
祥自弼亮於初元卽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義

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於外方參和於鼎
飪旋力解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邁返初無
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尙使兩河之畏屬宵旰勵精之日
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零陵之舊壤
啟淇水之新封增衍土田併隆禮貌惟任之不輕則望
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其仰成人且觀政
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陽四維張於朝然後
可以正法度堅忠實之志則原本缺三字不革絕親黨之私
則除授罔不公使奠枕如淳化端拱之間而迓衡如至

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舊學斯無負於殊知

宰輔編年錄

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
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

宋史虞允文傳

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
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
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
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
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
當懷句踐之圖

齊東野語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詔書予謂李天祥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上言天祥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祥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舊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寢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壹千戶仍賜推誠
順化功臣子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
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

玉堂雜記

淳熙己亥三月辛未上行明堂前四日皆大雨晝夜傾
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
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
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
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

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卽速施行庚午味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綬上喜曰且得晴霽幸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親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殯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倣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怡大寢月華正

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 玉堂雜記

洪范罷右僕射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矚惟端揆茲解繁機爰敷制綽之嚴用冀廷紳之衆具官某性資雋敏心術通明智略湊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秉國成古本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奮庸熙

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
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劾之浮聞亦囊封之屢貢是
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書殿之崇班俾遂
真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體於眷懷
思勉令猷往祇明命

宰輔編年錄

公當制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
祐親弟又號勲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
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

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遽然先以制
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
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
字不苟如此 四朝聞見錄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下
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子昂
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
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
當用之王言 困學紀聞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追聞正
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四
談塵

虞允文罷左丞相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
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
鈞宣勞旣積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綏宜加隆委就錫
優思誕告大廷敷爲茂命具官某高風鎮物奧學潛神
謀謨具合於蓍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瞻知寢陟顯
途方爲言語之官已蒞師干之事曩江干之開轡親重

險以馮陵煽袂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寇匪茹斷
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羣雄
之匕筴屠成萬里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之增
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卽奉岷梁之使
器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綱實相以濟峭岩廊
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章之力重違
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盡雅資於綏撫是用錫
榮名於孤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棘之華以大中軍
之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州晏粲之基啟八百

國興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家倚以差強李靖一行

唐室於焉大競勉迪徽數用恢遠圖

宰輔編年錄

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
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

宋史樓鑰傳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制云率百言若帝之初丕講非常
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
云遜于父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閔天尙助迪威
正父答詔云父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
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困學紀聞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歲七十用十一月冬至加上尊號冊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是日早文武百僚並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壽赦文云太極之功不宰其可贊者兩儀之生大明之照無疆所能推者千載之至欽惟聖父誕保我家二百餘載而中天定神器於欽側艱虞之始三十六年而宅位授朕師於康強暇豫之時上穹綿有永之年下土洽無爲之化興言非質日侍慈顏竭幅員之富而未足伸至養之誠極尊美之稱而未足表難名之德茲載新於

歲律庸展慶於耆齡前殿奉卮企高皇而踵武大安進
膳邁貞觀之彌文鏘金奏以充庭儼臣工而在列和氣
遄周於宇宙盛容剏見於古今仍內奉於母儀庸備殫
於子道爲酒以介眉壽誕膺純嘏之常立春而下寬書
更廣庶民之富可大赦天下於戲建無窮之基則享無
窮之樂命方卜於萬年有非常之事則侈非常之休恩
盍推於四海矧羣黎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
自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諒爾有
邦之衆知予錫類之心

文獻通考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
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
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
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
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
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俛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
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
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
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

齊東

野語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
二句云爰建神明之宵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
味悠長矣

四朝聞見錄

八月二十八日編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
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
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弗眷

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經委股肱之寄擢居省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旣辜輿望殊弗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

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其語也

政魏集

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黼爲
介御札生辰使兼齋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
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
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
謂大才

政魏集

王魯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
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
士林誦之

政魏集

貶趙汝愚制詞乃傳伯壽所草韓亦先唱之以美官詞
曰屈羣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
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
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
持象簡不知輕重云

四朝聞見錄

初詞臣傳伯壽嘗從朱文公於武夷富公懇辭待制草
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
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
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臆厭

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

四朝聞見錄

趙汝愚責永州制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微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某色厲而內在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徧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尙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既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

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
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陞之勢豈其易陵而
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妄
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
主而無退斂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擅移軍帥
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疆場而開邊境之釁端每
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
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
載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

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
分之戒勿忘自省尙體寬恩

宰輔編年錄

趙汝愚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
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節終之未
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某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
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
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
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
以致其情繄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

以用中凡海內之羣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
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噫朝而目送尙思
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思於德裕幽魂不泯明
渥其歆

宰輔編年錄

侂冑欲使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秘書
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吾惟有法而已出知泉州
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畧曰衆翼
怒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
安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

四朝聞見錄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械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被彥
章爲樞密院檢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被與之昵欣然願
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
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
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旣宣布物論譁然亟擢
被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
而下遷於司業易被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
諫官旣而韓誅蘇得罪被遂遠貶

齊東野語

追封岳侯制詞中書舍人李大異行制曰人主無私子

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眷言
名將宿號盡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
後緬懷英概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
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
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
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
醜亦舍爵而策勲外瞻威稜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
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
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

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國論之旣明果邦誣之自
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襲特厚肆眚冲之
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襁之王爵錫熊紅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三軍
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
冥之際諒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岳珂

金陀
粹編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負君父之讎又

宋四六話卷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困學紀聞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
干戈省厥躬朕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
叛逆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
楊君玉之詞也 鶴林玉露

韓平原南園旣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
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
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大

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意方
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
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膺仕功
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
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
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
爲之慨歎二疏旣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
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志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
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浩然齋
雅談

宋四六話卷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免冊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勲門寢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

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驛監之義用
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
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
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
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忌遂致敵
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
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尙處以廟堂何以
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
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

爾尙自圖於終吉往哉

一作其

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

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

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白強制云以道

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茲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弗巖

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

舊關

云沈厚之畧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謬諤之風優禮何

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

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鍾

鳴漏靜

一作盤

而行且勿止鼎折餽覆而任何以勝暨權

臣輕啟於歟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
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
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尙不亟從於
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
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時滿盈之
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
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
居住

四朝聞見錄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

宋四六話卷二

望

海山仙館叢書

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
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

無名氏慶元黨禁

宋四六話卷二終